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六

內集六

家書抄

一 壬辰正月  
二十九日

二子姻事須仔細斟酌可來則來不可則止早遣書  
至可定歸計也田租所入約可供三十許人則吾歸  
無衣食之慮矣不然亦當散遣人口節縮費用但免  
凍餓即可終身安能舍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之樂以  
奔走於風塵之中使進不得行道於時退不能明道  
於身擔閣此生辜負壯志竟何益哉吾弟啻之

二 壬辰十二月  
十一日





來書援溺之說吾豈溺而不援者吾其豺乎若其播弄風濤死而無悔者固將百計而登之岸固忍成之哉吾恐淪胥以溺而莫我拯者矣夫恤人之貧解人之鬪謂之援溺可也其他則胥溺而已耳無謂為迂老親平安時談二姪事令人不覺忻慰無道之以機械無教之以紛爭至望至望晶兄未得奉書然亦無可言惟願諸兄勤生節用相親和睦耳望以此告之并告早昇諸兄也

三  
癸巳五月晦日

處家庭鄉黨只如尋常村夫野老文貌不足而情實有餘乃是聖賢之道孟子稱堯舜之道乃在徐行後長孔子終身只是忠恕無許多蹊徑議論曲折也處家事直須平實然須有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之心乃不為飲食之人此須心中實實體認懸空想像論說皆無益也曰動尚在衙欲為覓生計猶未有處可報老伯父慰之

四  
癸巳八月朔日

吾弟今來所與切磋者為誰進學如下棋不遇國手對壘終無高着此最不可不察君子之道欲行高遠先自卑近然知微之顯然後可以入德非精一之至



不足以與此凡事竒特不足貴惟此心平實有恒爲  
難能也不知近日所見如何此中諸生勃勃有生意  
爲之一喜

五癸巳九  
月聖日

身心須實用其力習染旣深克治倍難矣程子云君  
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吾弟試體驗  
如何乃能廓然苟非大公順應之心縱用智用數十  
分周密無罅可窺與君子作用天地懸隔也某處紛  
紛若此殊足爲戒所惜此輩不知持盈刁風日長恐  
向後善人難立脚耳

七甲午閏二  
月五日

當柄之臣初甚重陽明公已而漸生曩端蓋始而薛  
中離繼而唐子忠朱子禮魏水洲諸人皆不利於柄  
臣黃致齋王定齋又嘗爲水洲解怨於柄臣而水洲  
竟有論劾遂併疑二公相黨以相害諸公皆陽明之  
徒也忌疾競進者因而進讒將以抑人之進而伸已  
而有怨者又復醞釀其間故諸公皆落職近日爲鄒  
東郭告病擅自回籍吏部忽然查奏併及南禮部行  
勘不報追罪黃久菴季明德皆外補久菴乃柄臣之  
最厚者以其所甚厚之人而排之至此此非有所激



於中而又有醞釀之者耶况鄒季二公又皆吾黨  
中又以學爲言其意居可知矣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恨無間可乘苟有間吾卽爲投簪之計若吾弟  
得捷則吾去益有名矣努力努力卽不得捷歸計亦  
未可緩君子得其志則行不得其志則止况吾事君  
之日長事親之日短向時徒以仰事俯育牽制乃今  
則可以無累矣復何所係哉對江海智寺傍近不妨  
買一庄吾將於寺中杜門謝客須有所資賴乃可宜  
早啻之

八月甲午閏二  
月七日

老親漸就休閒不理家事甚喜甚喜吾弟尤宜善爲  
將順嘗見王文正公有傲弟不可馴一日公歸自外  
適其弟盡碎酒釭於庭酒流滿地公攝衣循無酒處  
徐步而入竟不復言韓忠獻公與歐魯諸公同在政  
府每議事二公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  
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事亦無不濟此  
最可爲處昆弟鄉族之道若嘒嘒揭揭辨已之是折  
人之非所謂以善服人人未有能服者然非真實從  
事於誠意正心之學則客氣妄動倉卒自主張不得  
致力於學日消月磨則習與性成矣然其發端則順



父母尤爲切要和妻子翁昆弟睦鄉族舉斯心加諸  
彼而已勉之勉之聞家中疑某其說云云亦未必盡  
然宋景文公論治民云吾與之生故能爲吾死吾與  
之樂故能爲吾憂吾常謂御僮僕處鄉隣莫不皆然  
不足疑也四隣皆火不及吾家誠可堅爲善之志睦  
宗恤隣亦不可後矣念之

九甲午五月十九日

連得書甚慰如此處事庶幾平實精練者矣然鄉族  
中未肯遽以此四字歸吾弟者豈舊習未盡除耶不  
可不自盡也言語便捷折人之非談人之短伸己之  
見自是學者病痛惟聖人爲能好問好察隱惡揚善  
恂恂似不能言者石江兄可時相親雖吾弟明敏然  
一人之見鄉俗薰炙人情物理未必能盡宦達者歷  
練更多虚心聽之可也差徭既有新例但當從衆龍  
瑞之業苟善消息之此外節嗇家用常如平時差亦  
不能累矣二姪及早教之使稍知人道久則習而安  
焉不至爲浪蕩者老伯父近日安好何如諸昆弟叔  
姪友于之情何如便中示知

十甲午八月十三日

舉業二篇俱佳讀首篇竦然動心其所以規切我者



亦至矣豈但文義之工敬佩敬佩吾弟誠如此用心使吾不出家庭而有尚友之益程氏昆弟獨不可追及也哉答某書甚是老親誠休休若是爲子者可幸免於罪乎老伯父安否何如聞品允近亦多疾念之悵然爲一道善自保養也

十一

甲午十一月十二日

得失但當付之命來書雖頗能自遣然皆以怨憤之意而爲和平之詞凡事當自察其志志於富貴而處之以道終不若以道爲志而處乎得失之間者也此最宜猛省府縣及鄉士夫一切慶問之禮皆不可廢

此非以爲媚府縣吾父母官也鄉士夫吾斯文骨肉也於此不用其情惡乎用其情但近世欲以此爲于求之資故不事干求者遂并其禮而廢之夫我不加禮於人往往不自覺人不加禮於我我心若之何哉此強恕而行之道不但府縣過往士夫不相聞則已相聞亦不可不自盡處人之道最宜有情有禮更要精實不可一毫虛飾凡恠人怨人防人慢人之意一毫不可萌之於心他人過失醜惡一切不可形之於口卽此便是天下歸仁氣象畜臣妾之道規矩貴嚴情愛貴厚檢責貴薄任使貴稱才來書所謂能盡力



能幹事有一於此足矣不宜求備也

十二同前  
月日

用人不必其才之備可任耕種雜役可當門差可使  
商販各節取其長惟總領提督者更難得其僕此時  
不免吾弟身自總之異時子弟長大隨擇一人不惟  
其長惟其賢但量其資不能讀書即可使治家合衆  
人之中而擇一賢合衆人之力而理一家雖使之世  
世可也然規模須自今爲之若求備則不能皆得其  
人用不當其才則不能皆理其事而提督非人則不  
免有一國三公之患此一僕誠不可不擇其餘但器  
使之可矣姊家零落念之悵然家中須時時濟之遠  
不能爲力也

十三乙未正月  
二十四日

星岡叔平生孝友之行敬長上以禮訓子弟以義今  
不復可見吾欲作一墓表以寫予哀且使後輩子弟  
知前輩有此風也墓在何所寫來聞家中於某頗有  
芥蒂此大不可凡有情於我者當記善忘過可以全  
交或一言不合一事不稱意而遽相違忤此豈有忍  
有容之道家中歲用有常者定擬於何項取辦不測  
之用以何項待之皆須酌爲定規更取義門鄭氏家



國朝書影卷之三  
七  
範觀其量入爲出及分職課功之道稍與斟酌損益  
使後有驕怠陵蕩者不得自肆亦所以納之於善也  
二姪宜漸使知禮義矣

十四 乙未二月  
初九日

吾家於府縣官事之殊簡略豈惟官爲然雖吏卒亦  
不可忽之鄉里士夫朋友以愛憎爲毀譽雖非所當  
計而待之亦不可草草大抵不簡一人尚不能必人  
之不簡我不恠一人尚不能必人之不恠我孟子云  
反求諸身而天下歸之君子雖不期天下之歸而反  
身之功不可緩然天下歸之亦君子之所喜者吾願  
從事於此而未能吾弟勉之到得精力所不及則無  
可柰何古人所謂人倫之至者其實在此非此心精  
一無自欺而求自謙者未易言此也

十五 乙未七月  
十三日

伯父喪葬賴吾弟周旋聞鄉人以爲榮幸豈知吾之  
悲哉十三日午後聞伯父訃臨三日始設祭中元之  
薦以有喪移之仲月之吉蓋藿宜也鄉間水患異常  
隣近諸省旱蝗相厲今南都米價踊貴後此恐更可  
憂民貧盜起雖富足之家其能獨利吾家今歲租入  
須稍減時價糶之以惠鄉族貸者可輕其息佛經以



得遇貧乞爲幸謂舍此無由種福田亦善喻也凡處人處事去盡輕率玩戲之習則真實義理自見然苟以富貴爲心則全體先蔽所處未必中節但得爲俗人之巧於趨避者耳不可不察也

十六乙未九月

吾弟今歲共講者爲誰文湏語瞻意明骨肉勻稱爲上諸家文字宜從容諷詠到讀得多後下筆又長一格凡接人處事亦因見得多後別有會意處乃知古人學與年進真不可誣也吾弟勉之得付屬家事一味理會學問又有勝已之友自然日進無疆矣

十七乙未十月

十六日

某書至甚稱吾弟爲謙此固某德進亦足以驗弟之進德矣謙與諂相似而不同謙以進德爲心諂以希合爲心因謙獻諂固是假公濟私惡諂忘謙亦因體廢食乎如某避匿不見殆亦惡諂忘謙者矣此公性雖不常而雅好禮名士大抵處人不當憂人性之無常但當憂我不能處無常之性不能處無常之性則吾性亦無常能處無常之性則其人亦有常矣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吾弟年已三十正當洗濯深雪順尔成德無若兄四十無聞也前書云云此等事只隨



時應酌不必營營無百年不死之人無數世不貧之家但據見在盡其有事使後人有所賴而爲善耳

十八

丙申二月  
二十七日

近來深思猛省頓覺舊習之非原平日此心定靜之力未到澄瑩精純纖欲不留便起種種作用言說以爲真機本自活潑不知裡許盡是粉飾鋪排未有根心生色之實可謂四十無聞半生精力陪奉種種情欲究竟無益自今須當下了徹始有根基可培植也吾弟勉之了得真心自能處已處人無不當可自能須臾不離前後書詞所論事體皆可以不言而喻家業漸殷須痛戒種種熱鬧其忍恬淡寂寞非必強爲於外直從心體洗濯得恬淡滋味乃能有常不然則自謂高賢猶不免爲俗人古之稱聖人必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必曰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得此滋味則雖袵衣鼓琴榮華顯盛有之而不與居之而不染亦不失其爲恬淡寂寞者也吾歸興已動蓋不免今是昨非之感家中內外大小浸淫薰蒸頂踵骨髓莫非富貴氣習吾輩耳濡目染漸亦漸習其中泥淖中拔起脚根亦須就平地頓放幸早整葺廬舍不必華美但求壻垣堅實免鼠輩覬覦耳



十九 丙申四月二十五日

老親歸計當在冬春間其勢湏自侍行吾亦自覺外強中乾欲因此暫息肩耳傍寺之業宜早計陂垓上花廳可拆來樹在新買從學基地上賓朋至可以停頓此屋留之彼則無用此地新造則不能移來則兩有益幸無牽繫葛藤不斷也恩童仔吾初意以昇兄當有所濟欲假此為名今既如此但可遣還親戚骨肉之間彼有惡不然此有功不德然後能彼我一體共享和平之福不然則一榻之外皆胡越自家亦不得安枕而卧矣君子之學喜怒哀樂發必中節然非此心如止水介石則意動情勝不能行於妻子此賢者之事愚者不足責也

二十 丙申六月 初五日

細觀前後書到心平氣和言語自別此所謂通人之過今想洞然矣凡處事不可作好作惡且不必論聖賢就鄉中作尊長能鎮服得人者亦自凝重端詳不因人而遽喜因人而遽怒然後心定而慮事精否則未免因一時相與之厚薄以作好惡所謂眼花則五色眩非定論也如某末後乃幾於相誑而不自覺何耶此可見用智未必知人立誠乃能不惑學之為益



大矣擇友須勝已古人耻為鄉人吾弟居鄉所與真實切磋者為誰恐未有能知切磋人者與弟遊處而凡相與朝夕遊處者皆鄉人不已若者也東郭水洲洛村諸君吾所願從遊吾弟亦不得數承欵教外此又孰為勝已者耶然勝已之友亦自難親吾在此每遇諸兄真實箴砭始知取善之難非友身脩德之志切未易言也到得志切處同行莫非我師雖與鄉人處告善規過者亦不少矣勉之勉之

二十一

丙申八月十六日

老父近日兩足通痛老堂亦腰痛許時雖不甚重然

扶筇踟躕老態畢見如此吾尚忍一日離侍傍使獨往來江湖耶家事吾弟夫婦自能料理吾更不究心但操心行已之道得則無施而不可刊落浮華真實乃見消融客氣良心自妙此語不可忽也每書來不見問及自己身上事雖尋究語意頗見端倪然不敢懸斷便着一針通人之病要之當自悟耳

二十二

丙申九月二十五日

鄉族諸人須寬着心忍着忿乃能全姻睦之義此古人明德親民之道直須以為已任未可草草於世俗中支撐補湊粉飾得過便謂作得箇人試仰頭一看



前輩多少豪傑豈是吾輩這般樣子千古之後多少  
豪傑豈不將吾輩作唾核相待尋思到此今日所作  
種種氣槩無纖毫着實便知自家安身立命下落矣  
此不可以意氣激作湏貼底真心蹉踏實地乃有出  
頭處不然終身包裹在流俗裡無由得世緣淨潔也  
杜門三月前日始出酌應人事辰出酉歸甚勞倦

二十三

丙申九月

再疏請告諸公見教尚未行俟兆元歸議之今幸石  
江兄復起爲操江待渠到畫策耳石江此擢非但門  
戶之光然衙中長幼無不懽然相賀豈非一體之感

然耶老親自身欲歸又不欲吾棄官昨始徐徐進說  
親年八十子年四十萬無親南子北之理且衰態歷  
歷可見兒何所持以安心而能久官於外所持者朝  
夕不離目前耳縱有弟男奉迎以歸然旋踵兒亦且  
歸侍自此以後出處視親之衰健何如豈當復遠離  
膝下老親聞吾此言懇切雖陽若麾之而其中惕然  
曰動今歲商販頗得利人情事變亦大長進但得渠  
欲然不日滿退然若無能則大幸矣曰尊尚有童心  
柰何其好頗知事蓋貧家曾經淡薄此一舉亦甚費  
財費心有難盡言者但念全體安樂而一指獨痛亦



徹心肝雖有種種可惡可怒念之輒化爲悲憐矣

二十五

丙申閏  
月三日

吾家畜僮僕病在不寬夫強奴悍僕張威福以恣叱  
咤者可青脣奴盜僕不足責也不盡人之力然後能  
得人之力不盡人之情然後能得人之情此語真實  
可行非虛文也又苛察以爲明亦非美事人君有此  
則群臣百僚不得宣其職家主有此則諸僮群僕不  
得效其能惟其假借威福者不可不知耳如玄閨者  
屢爲館駟諸猾所用過客畏吾家而不敢言而吾家  
實未之知此正張威福以恣叱咤寧有盜臣無寧有

此僕凡過客雖承差軍舍其勢甚微亦不可易之要  
之館駟事雖親戚亦不可使之依勢此事最宜留心  
凡養人須寬腸大肚半痴半啞乃得其力若銖銖而  
秤之寸寸而量之賢者且不堪况愚人乎惟使之各  
稱其才則愚可使貪可使詐可使不必皆賢與之各  
以其誠則怨可使叛可使不必皆親此須自作主宰  
豈婦人之見足以及之親戚骨肉須是不藏怒不宿  
怨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始得浮文虛禮不足用  
也念之念之吾言無倫次而心無不盡慮無不周亦  
是學問就實經歷世事所得與一種高談濶論迥異



無易聽之也

寄竹山諸弟姪

近聞諸弟姪頗因小忿彼此不協甚乖區區之望家在遠鄉正宜相友相助以共扶門戶豈可蹈自侮自毀之覆轍耶夫人但知爭之利而不知讓之利但知使詐使術之爲巧而不知誠心直道之有益試舉往事觀之其利害昭然可見蓋爭者非惟不得利而搆結所損未有不至於大失利者使詐使術非惟不得爲巧而人以機詐報之未有不至於反害己者但未之思耳故相帥以仁讓相與以至誠則省事息爭守分遠禍其得利反多而和睦所感不但可相助以禦外侮而外侮亦自少矣然所以不能仁讓者惟自恃其智能足以自立視至親若無足倚賴但有怨忿輒成秦越遂至幸灾樂禍或坐視不相救援或反陰圖潛筭唆人而與爲敵及其計行欣然自以爲得至于唇亡齒寒則雖悔無及矣今願吾諸弟姪惟相勗於仁讓敦睦之行平日或尚氣好勝即自克以恭讓或好用智術即自反以真實或骨肉之念少緩即務篤於友愛誠如此則百人一心可以當千雖在遠鄉無異聚族而居不然則舟中敵國不但異鄉得侮之矣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聞科舉與者八人此良可喜然鄙心所大喜者尤在  
前所期耳昔冉求爲宰未嘗曠職獨以得罪夫子之  
教遂鳴鼓攻之故在此不在彼今諸弟姪慎無墜前  
人之遺德庶不致鳴鼓之絕也矣所欲傾吐者盈懷  
恨不得聚諸弟姪出肝膈相示不得已諄諄于紙筆  
之間如此惟深體此意使鄉里咸稱頌前人慶澤有  
延豈不快哉念之念之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七

內集七

序

送許廷陳歸省序巳丑

許子廷陳蚤有志于道經傳子史必探其蹟必鈎其  
玄古今治忽興替之故政教兵刑弛張損益之宜必  
覈其實性命道德仁義禮樂必窮其原而究其用異  
日聞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若契焉若疑焉曰聖人  
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良知豈足以盡之已而聞史  
某嘗學于陽明則就而告所疑史某曰夫人能外良  
知而有知有能矣乎雖然多知多能非所以語良知



今夫目不眩於朱紫曰明無不見矣天下之色固有不及見者耳不爽於雅鄭曰聰無不聞矣天下之聲固有不及聞者良知不惑於是非公私曰聖無不通矣天下之故固有所不知不能者堯舜不精曆象稷不審八音夔不明五種孔子於禮不如老聃於官不如邾子射御軍旅詞命稼圃不如當時之名能者諸侯喪禮孟子不如國之祝史其所以大過於人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後世以必不可徧物之力窮必不可徧窮之物皇皇然欲以大知先天下其亦厚自蔽矣許子曰聖不遠觀奚以制器智不博綜奚以應變

史某曰聖希天智希聖天之生物其聲色象貌皆有所取諸而肖之耶其無所取而肖之則物遂易其常耶故天道靜專動直五氣布而百物生良知靜無動有四端見而萬事成道不遠人心非外鑠致知焉盡矣此謂知本許子曰古訓之稽前言徃行之識也其謂之何史某曰良知宇宙一者也覺之所及匪古匪今心之所安孰彼孰我故古訓也前言徃行也稽也識也莫非良知之用一以貫之者也夢說而審象象象說也得說忘象可矣謂所夢所象與說三也則人孰謂之知者乎今天下之不二三說者寡矣不爾則



國朝內閣書  
卷之七  
執象以爲說者也許子豁然釋躍然喜惓惓然相與  
切磋而不舍居久之許子歸省告行於史某因請書  
以爲贈曰庶無忘其相契之初也

呂巖野別言 巳丑

巖野呂子往令泰和泰和人士寓京師者相謂曰邑  
其治乎吾未見剛而不武能而不恃明而好問辨而  
罔給有令如此而不達於政者也巖野聞之告史某  
曰噫政固易歟夫善政惟德孰德之弗脩而政有成  
雖然其敢弗學某曰休哉古之人曰念終始典于學  
厥德脩罔覺士大夫弗講於學久矣夫學學盡其心

也人心無不惻隱無不是非盡其惻隱而無不仁故  
民親盡其是非而無不知故民治是謂大學是謂王  
政吾未見典學而政弗臧者也巖野曰雖然土異俗  
民異志禮異齊道異宜君子難焉某曰其難乎東鄰  
之子西鄰之子嘻嘆號泣莫測其端也保赤子者曰  
心誠求之使赤子而非人也慈母無所用其誠固人  
也豈其性獨爾殊耶抑耳目口鼻手足筋骸種種異  
適而愚夫愚婦畢力圖之無不自得者君子患愛民  
弗如其身耳彼慈母者以子爲身者也故曰所惡於  
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將天下之情取之



吾身而得之况一邑乎傳稱生財有大道曰生之者  
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茲農商謀生之策  
也而聖人固大之譬之摩痛搔癢豈有秘計哉是故  
可以知政後之仕者矜智負能銜竒侈譽夫速化之  
術非愛民之誠也故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齊  
人有事作業者種稻田以花果樹桑地以椅桐雞豚  
之食以食鹿馬其室人進耕桑之說而弗聞也旣而  
嘉卉在庭琴瑟在凡良馬在廐隣里華之而其子凍  
餒以斃今天下華齊人之作業者多矣曷其忘耕桑  
之說巖野曰休哉吾乃益信典學之訓其何敢不盡  
其忠信于時吾邑諸君皆有言以贈巖野遂書以終  
之巖野名調羨字夢卿蓋有志于傳巖之野之道者  
是故非說之學不敢陳也

贈鄭室甫序

庚寅

致知之學不明學者舍其良知求道於外外襲愈精  
去道愈遠夫道不遠人遠人不可以爲道執柯伐柯  
者彼此之間耳猶以爲遠况彼柯之長短未必足法  
者乎於戲蔽也久矣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非由  
外鑠故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能克無  
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道豈遠乎哉雖然以言



人猶爲未克其類矧曰尚同以爲中絜身以爲正宗勝以爲強逆億以爲明刻責以爲公微以爲知訐以爲直習俗潛移人心密陷良知之致豈鹵莽滅裂所能也切磋琢磨日精日一湏臾不可離而終身不能盡故曰任重而道遠某也有志于道無助爲懼乃得吾幼淳室甫諸君子者日翼之進誠相與講習而未

徐子別言 辛卯

心之良知之謂性循其良知之謂道道不遠人不可湏臾離者故君子慎獨獨知也者良知也禠之無覩聽之無聞而體物不遺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君子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勿之有昏昧放逸焉故已所不欲者勿施於人所求乎人者反求諸其身無所昏昧放逸者以之而明則誠矣是故君子慥慥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自得者自慊於其良知者也夫是之謂遵道而行是之謂依乎中庸子蹇劣志於道而未能頃入史館得二三君子者相與期於深造而少湖徐子子升復別予以去徐子與子志



相屬也言相發也思相啓行相翼也君子以友輔仁徐子行吾無所取爲輔矣能無戚乎徐子之行也謫也言不用也徐子未始戚戚於謫然而孝子欲得其親忠臣欲得其君徐子則拂其所欲矣而又憂子之失其所輔而且自憂其憂也亦能無戚乎徐子艤舟潞河以待冰泮李子正之於予二人友也而戚予二人之戚者也省徐子信宿焉相與倡和者數十篇皆期致乎其道且悔其覺之晚又恨其時之邁而別之遽皆發予之所欲言者雖然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苦其心志拂亂其所爲奪其所欲而投之以其所悔

恨蓋動心忍性憂患之所以生也夫人之所遇凡其可驚可愕可憂可懼可喜可恨者其果有可驚愕憂喜者乎其果生於吾心之驚之愕之憂懼之喜恨之而後見其有可驚愕憂喜者乎凡驚愕憂喜之生於吾心也其能若太虛之浮雲倏而有忽而無者乎夫視驚愕憂喜若浮雲之聚散於太虛而後無所昏昧放逸於其心是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皆良知本體之自然而非待於外者也夫良知本體之自然塞四海亘古今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故先覺非早後覺非晚也聚樂非聚索居非離也何後時之足悔



無補之足懼雖然習心難消而流俗易溺故離群之  
患君子患之損友益友孔子惓惓焉夫今溺人者莫  
大於美文詞崇機變以失其本心昔者舜之溫恭允  
塞不異深山之野人文王之所以爲文純亦不已故  
君子貴乎道也知所貴者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  
則知所以取友今日之言尚無忘之哉

贈麥元實序 壬辰

某與麥子元實同舉進士且十年然未嘗一日欵也  
而其謀道之志不謀而同歲壬辰春二月元實被觀  
簡命督貴州學政某承乏南司業兩人者聯舟而南

而后得朝夕見也相與論教某曰其學不厭乎論學  
曰其教不倦乎論教學之要曰其致其良知已乎夫  
學學爲仁也仁者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於人之善也  
開導誘掖惟恐其或失之也人之不善也誨諭勸率  
惟恐其弗遷於善也故學不厭而教行矣夫人之善  
而教之弗失人之不善而教之遷於善乃所以盡其  
立人達人之心是謂求仁之學故教不倦而學恒矣  
夫學非強習教非外設也良知本與天地萬物爲一  
體故見善之在人猶飽煖安逸之在吾身也不善之  
在人猶疾痛痲癢之在吾身也蓋其明覺之自然有



不待學而能慮而知者學不厭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教不倦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體用一原教學無二無非致其明覺之自然而不蔽於有我之私已耳故曰默而識之識知也良知不假言說而自得之也夫自得其良知而教學備矣元實曰夫三言者孔子以爲何有於我而學者顧易言之乎夫道即之至近而克之不可窮故愚夫愚婦之可能而聖人之所不能盡者固夫婦之可以與能者也故良知通聖愚而一體致知合安勉而同功夫是之謂一貫之道元實曰吾子之言豈獨裨益孤蒙將惠貽荒服亦吾子之澤流矣

蔡道卿贈言 癸巳

晉江蔡君道卿始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大司徒而下皆賢之未幾乞便水土改南京刑部大司寇而下又皆賢之癸巳秋九月復調官於北僚友交惜其去謁予贈言相與稱不容口曰端曰慎密曰謙曰老成典則曰篤厚曰不事矯設凡皆君子之德也夫便儂皎厲者難與適道若道卿所謂任重致遠之器其志又卓爾不群雖未吾與猶將因諸君之請而進吾說况與之久而信之深耶顧吾與道卿言屢矣茲復何言



道卿常謂靜以成學請言靜之道可乎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相授曰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學之源也孔子言克己復禮爲仁孟子稱仁人心也所以放其良心者猶斧斤之於木學問之道求無放其良心而已精一之功也濂溪承先聖而有主靜之論夫心無動靜動靜時也時動時靜而無動無靜是謂主靜主靜者無欲也故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明通公溥人極之所以立也主靜之學不明故遣外累泯思慮以求靜於內者其蔽也自私非所以立感通之本以心觀物即事求理以矯靜之失者其蔽也用智非所以達順應之用靜中有動動上求靜以爲克協於中者其蔽也二本非所以爲內外兩忘之道是皆不知動靜之體精一不二而意所謂動靜者而學之故其端微失其流靡極學不可不慎也道卿之學旣識其大者吾已無所容言然端不辨而後明學必講而後精則亦不容於無言也嗚呼吾豈但爲道卿言之而已乎

醯鷄見序

甲午

述史五十四篇始天皇紀迄周敬王之朝剖疑訂舛必析其微替善紕惡必放於義蓋歐君夢舉述其讀



史之所得者而名之曰醢鷄見致書子曰顛辱一言  
之教使有聞也子雜學罔知君所述論啓予多矣尚  
何言哉自書契作而紀載悉追述或罔徵博綜或罔  
訓其甚者疑耳目蕩心志矣孔子刪脩之以納民於  
軌則謂結繩以往冥遠難言抑其時如童真稚齒倥  
侗顛愆雖靡所裁賊而典要踈矣東周以降雅頌不  
作王者迹息齊桓晉文亂賊奸宄之魁其事無足道  
者無寧使後世傳焉以滋口實是故稽唐虞述詩書  
鴻荒削而不錄春秋錄而不詳蓋經之所以爲教者  
如此學之者約情和行迪德正志罔淫於荒誕機詐  
則其所薰者然也今所傳百家史其善者附益經訓  
而或駁焉其他聖人所削與其所不欲道而傳者則  
備矣予以爲君子正義立教明孔子之道以道之百  
家在所存乎在所廢乎雖然苟資於辨惑修慝以畜  
其德亦聖人之所善者百人入市各以貨還而精粗  
美惡貴賤或相十百千萬資於市者異而所獲隨之  
矣故君子必慎其所志君好學致書下問者數矣其  
詞旨視述史諸篇尤見其近裏著己之志焉其剛健  
篤實輝光者耶充其志極其所求日新其德也孰能  
禦之



贈茅稚卿擢刑部主事序 甲午

性也者冲漠無朕而變化行焉百慮殊途其致一也誠者盡性誠之者修其性而復之故知性而後學問有所措茲孔子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孔子之道曾子爲得其宗故曰忠恕而已矣忠恕者性之德也子貢多學而識蓋蔽於所見者至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嘆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於是群疑亡矣故予嘗謂道之不明非明之難也意見易滋而習心難覺枝詞易淆而微言難擇君子取友貴乎直諒多聞者能相警發有相之道存焉耳予頃在京師得從大夫君

子遊皆益我者也而茅君稚卿最契予來南雍君爲六合數見於金陵若有數焉君之學識其大者故漸進而數變逾久而彌精比歲蓋確乎若得所操汲汲乎若趣所歸坦乎若履康莊而不踐岐徑予寡陋罔知得良朋疆輔賴以無恐而君擢刑部主事以去予能無介然于懷耶夫學苟有見於性克覩厥一雖變化萬端寔同其歸惟默而成之自強不息則四海相違千載相望心志恒融通焉何愛於一別惟夫任重道遠未知所際乃奪予所輔而遠之是故不能以無懼焉耳諸生金鴻史銓輩皆承君指授知所向方者



率厥同學來徵贈言夫贈者增益之也性一而已豈復有奧義他道以相增益而予望君之助則有甚於諸生者嗟乎君其何以裨我

刻薛先生約言序

甲午

約言者薛西原先生所著其曰約惡夫言之侈也夫言有屢出錯陳不病其多而一詞以爲贅者譬之笑歌悲啼鬱於中斯泄於外出之也不妄斯聽之者不厭若天狗人而不由其誠縱意而不循其則是邪淫之道也言之無物者似之夫言始諸嬰孩啞啞覘覘相命以聲茲性情之端言之祖也宣之詞以相酬書

之簡以相告而言有章矣闡難顯之情開未達之意近加一時遠播百代及其至動天地而感鬼神惟不失其赤子之初者能之故曰有德有言而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初先生爲考功郎以儒術知名當世旣移病歸亳杜門謝紛大肆力於學其學以志意威儀之美爲䟽節以知其性而養之退藏於密者爲至德綜六藝覈百家卒會於所歸嘗集解老子推無爲無欲見素抱樸之旨以爲不繆於聖人蓋其深造之道如此夫學一其志竭其才研磨剔濯以適於道而年富力贍作之不止其可涯也哉其可涯也哉先生病世



儒託聖言而疑真競浮文而無實用是以正學微而世道降以爲賢人君子宜道而反之本故約言以見志嗟乎茲其有所鬱而泄之者耶沱濱賈子東陽先生門下士也隆師重道尊其所聞故刻以傳焉

南江子贈言

乙未

南江今改號遵巖

南江王子思道蚤以文學知名當時嘗爲司封郎直行不忌坐調常州別駕攝守未朞而政令大和稍遷南主客郎擢山東督學僉事人謂南江子非但文學之精其節操政事無不可師者南江子曰噫是世之所務者也非聖哲之所崇吾闇於大道師聖哲而未

能而能爲人師乎某曰南江子可以爲師也已矣夫文學節操政事修之而未至猶有翹然自多而好爲人師者南江子旣竭其才精其能矣而慨然以爲未達於道欲改途易轍以遵聖哲之軌夫爲而不執成而不居世所共寶而視若土直廓然太虛而形色貌象聚散往來於其中無能爲礙距逸馬而障奔湍不足喻其勇矣其於作聖也不旣幾乎然猶曰師聖哲而未能古所謂自知不足者南江子哉抑予聞至道未嘗外世之所務而世務亦莫非道德之用惟徇世者脩之以成能徇道者脩之以成德志有不同焉耳



成能故可與名世成德故可與遜世可與遜世者非  
世所囿者也然後能範圍天地裁成萬化孔顏所以  
爲百世師者忘名世之心成遜世之德而已矣世務  
豈足病哉南江子行龍溪子曰山東孔顏之鄉也南  
江子將身孔顏之道以師其鄉之人子何以贈諸某  
曰身孔顏之道以師其鄉之人若是足矣又何言之  
爲贈雖然志易惑而難定習易溺而難拔徇世易群  
而嗷嗷然曰古之人者難獨立也然則交儆相翼乎  
於南江子有深望焉又惡能無贈乎授我以木桃報  
之以瓊瑶嗟乎南江子其亦無愛於瓊瑶也耶

壽槐軒易翁七十序 成成

蘄水易子文訓汝式偕計罷還卒業南雍見南野子  
問事親之道南野子曰不辱其身可以事親矣汝式  
退而思其身肢體髮膚也受之父母者也弗可傷也  
性情道德也父母全而生之者也弗可虧也令聞廣  
譽也以顯父母者也弗可損也蓋惴焉以濱於危戮  
爲懼乃見南野子問治身之道南野子曰不辱其親  
可以治身矣汝式退而思其親睦慈讓悖族恤鄰  
仁可宗也扶顛拯難有功而不德義可由也軒岐倉  
扁以成其業瘳厲虐而全夭枉術可擇也典謨訓誥



以名諸子尊帝德而崇王道志可則也蓋俛焉以忝於繼述爲憂乃又見南野子問事親修身之要南野子曰要在致知汝式退而省其獨知微而顯隱而不可欺至虛而萬物備至靜而百行出泯其私智以全天真皇皇焉惟日不足蓋去親遠遊且餘半歲未皇歸省曰吾乃今知至德之奧乃今知仁親之爲學敬身之爲孝乃今知師友之益庶以是養志乎於是尊甫槐軒翁七月二十八日七袞屆誕告歸爲壽且曰向也猶將假外物以爲懽今而後知其果無待於外也然將若鄉人之情何南野子曰壽者天之所篤也

孝子壽親以爲樂樂天者也故君子樂親有三而富貴不與焉廓乎其無累澹乎其無營心融神泰親與之化一樂也妻孥晏如昆弟翕如家庭穆穆而親以無憂二樂也施愛人愛施敬人敬鄉黨歸德宗族稱仁尊榮逮親而菑害不至三樂也此三者君子之所以樂親者也得其樂斯得其壽人道盡而天道從之矣汝式歸也宿筵有秩籩豆旅陳親戚伊邇州里具在人人所慕望以爲悅者匪勢伊榮汝式所志謂何忍胥溺也與哉其亦以君子所以樂親者與人同之乎則庶幾爲能錫類而槐軒爲有孝子矣



贈鄒東廓召宮洗序 巳亥

是歲春二月 上行幸承天 冊立皇太子監國

詔慎選宮僚於是東廓先生自南考功 召為太子

洗馬將行門人程原靜輩進曰言贈古也而二三子

未知所言願敬從先生悉聞其說予於東廓有回由

贈處之義茲之別固將乞言可無先乎而况二三子

之請也夫宗社生靈所係夫人知之故曰養太子不

可不豫然而未易言也入蘭室者與香化傳齊語者

引而置諸莊嶽非貴乎薰習之多且久歟宮中府中

內外相隔進講有時情曲不浹頑鄙雜侍竒褻靡禁

若之何其能薰熏不可得則將晏然而已乎或曰君

子者固求諸已古之至人目擊而道存不言而飲人

以和物被若風是以以身薰身以人薰人邇相薰浸

而遠醜夷相薰淫及其上王豹善謳變河西綿駒善

歌變高唐藝猶若是而况至德者乎夫莊嶽者一齊

之倡也東廓之所以自致其亦可知也已矣抑予乃

有大患學之為自致以致德也孩稚之年於愛愛致

於敬敬致其諸應感情生靡所不致而今也真純不

逮其初嘗試思之曰志弗勤歟然而罔敢弛矣思弗

精歟然而罔敢踈矣知弗辨歟然而罔敢淆矣行弗



力歟然而罔敢畫矣則何爲其然耶功利之習淪浹  
肌骨其穢濁滑亂微密沉隱神汨氣移匪直意念知  
識顯顯疵戾已也虞廷養胄子之德教以詩樂其用  
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其究也精神血脉流通動盪然  
後爲至故學貴深造道在自得而嘗惡夫似也中酒  
者之期醒也意識不迷視聽罔眩則足以自信自安  
矣而榮衛經絡餘醒浸漬卒用重困似之不可不察  
也如此辨志之真志乃可寧知智之似智乃不賊志  
寧智明無思思精神應仁行至德真純予病茲久矣  
固欲庶幾焉而未知所進二三子其以前所陳者爲  
予致贈以予後所患者請之東廓其亦何以處我而  
胄子之教亦在其中又予所以贈東廓之大者也

送劉晴川北上序 壬寅

陽明先生倡學虔臺之歲某從晴川子曰受業焉當  
是時默坐澄心游衍適性詩書禮樂益神智而移氣  
體者咸備若春風被物生植而不自知詩所謂遐不  
作人者歟去今餘二十年山頽梁壞朋侶離索晴川  
子旣卓然有立矣而某猶故吾也自孔孟闡致知之  
教濂洛諸儒衍之周子主靜立極程子寡欲養知途  
逕洞達旋復榛塞先生不避艱險斬艾蓬蒿固將與



天下後世共由斯道以立天地之心造萬民之命豈謂及門之子遽碌碌若是夫事有所先有所繼先者不極斯繼者不力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某之罪固無所遁矣晴川子亦有槩於中乎先民有言學莫病於畫人雖至愚豈其曰畫以爲志或陷焉而弗覺則有蔽之者爾今夫鏡蒙翳晦蝕刮之汲汲磨之勤勤斑垢稍除光彩漸發雖與瑩徹者相遠然且以爲明矣中酒者委弛眩矜唾沃面濡首吸清冷之漿酒力旣微動作復故餘醒浹肌淪髓然且以爲醒矣尼情世累之昏酣人心也不滅不忘不足以致道然用力之旣有足以自信自安而浸淫以入於惰亦何以異此乃從爲之辭曰情不可滅世不可忘滅情忘世斯墮於禪寂其亦似矣夫不能滅者其性也非存之也不可忘者惻隱根心莫之能禦非意之也無不滅以至於無所滅而後不能滅者存無不忘以至於無所忘而後不能忘者真苟以滓穢之心而冒其似將謂塵翳之照爲鏡貞明而餘酣薰浹爲血氣之常耶將禪寂之爲避而遺餘染習亦歸於畫而已矣此其深痼之痾診候旣得而莫知所瘳者晴川其何以藥我晴川擢虞部郎北上諸公又徵予贈言夫贈之言增

力之旣有足以自信自安而浸淫以入於惰亦何以異此乃從爲之辭曰情不可滅世不可忘滅情忘世斯墮於禪寂其亦似矣夫不能滅者其性也非存之也不可忘者惻隱根心莫之能禦非意之也無不滅以至於無所滅而後不能滅者存無不忘以至於無所忘而後不能忘者真苟以滓穢之心而冒其似將謂塵翳之照爲鏡貞明而餘酣薰浹爲血氣之常耶將禪寂之爲避而遺餘染習亦歸於畫而已矣此其深痼之痾診候旣得而莫知所瘳者晴川其何以藥我晴川擢虞部郎北上諸公又徵予贈言夫贈之言增



也增益其所未至晴川篤志力行訥言敏事孝友孚  
於家忠信行於鄉庶惠達於政祿頒三黨家不斲羸  
直躬事人宦不斲達其於情累薄矣今之病講學者  
曰多談不掩高虛無據矜已非人黨同伐異是數者  
晴川固切切病之其必不由也審矣奚所未至而待  
增益之也言無乃贅乎惟是疾之望廖如前所陳者  
云爾是以不能無言京師同志類衆爲其問焉凡今  
飲餞諸友皆有志於斯者也其所望於晴川者其亦  
有以異乎

諸儒理學語要序 乙七

性者生之理知者性之靈也親知愛兄知敬入井怵  
惕爾汝慚忿以至親踈貴賤厚薄知殺聲色臭味嗜  
欲知節五常百行千變萬化皆吾心自然之明覺而  
燦乎其有倫理故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純粹至善  
不學而能者也動于欲而後有不善則雖愛親敬兄  
之理孩提所不學而能者成人秀士或有所不盡能  
故君子有窮理之學學者學其所不能然非增益其  
所本無者也窮之也者盡之也慎其獨知孳孳於善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而慎思以通之審問  
明辨以精之親師取友讀書考古皆問辨之事致精



之方也惟精惟一盡吾心之所不學而能者而天下之理得學之能事畢矣夫窮理盡性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良知其要乎佛氏以覺爲至然謂空爲真諸相爲妄圓明寂照而非吾心燦然倫理之知世儒以物理爲功然謂物爲外謂理在物毫分縷析而非吾性自然明覺之理故佛氏卒淪於寂滅而儒者之論則未免博而寡要六經四子一以貫之之道或幾乎息矣予友曾明卿氏采有宋以至本朝諸大儒語爲理學語要一編將以順性命之理明精一之學也夫濂溪明道之言見於通書遺書者純粹精矣某嘗以爲士有志乎窮理而從事於學問者六經四子之外如二先生語固宜樂玩深造身體心會而沛然自得然後旁觀諸子百氏則精粗淺深昭然自別其醇者固同道足以相發其未醇者亦足以考見吾心疵駁偏蔽之微以致其精固不必去彼取此莫非畜德之益是編於諸先生語皆有所擇而取之殆以其語入德之門者於始學爲尤要歟粵人適燕導之者即其發軔所在而示以瞻極望斗北何之途使之決意邁往千里必至而中途之旁曲岐徑五通九達之辨與夫京都百官宗廟宏偉佳麗之觀俟其自行自



見自疑自求自至自得有不必要而語之者所貴言約指近而陟遐自邇索之易獲斯善導也茲固采編摘取之意歟然爲卷如干爲語如干亦既繁矣蓋詩三百蔽之以一言曰思無邪曲禮三千蔽之以一言曰毋不敬某於是編亦請誦濂溪一語曰無欲爲要嗟乎同志之士誠能寡欲以至於無致吾心天理之知以窮吾心良知之理則是編也可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苟未志伊之志學顏之學而徒以講究研磨爲益則雖無欲一語猶未免爲泛遠而不得其要者矣

繆子入觀贈言

丙午

政與學有二乎哉良知酬酢變化而萬事出事者知之事知者事之知學也一者致其事之知以廣業政也者致其知於事以崇德一其知一也致其事之知所以致其知於事也今分地建官或百數十里以爲縣而名其令長曰知縣若曰縣之事無巨細遠邇令無不知之而後足以長乎縣之人夫以百數十里合遠邇總巨細皆令所職令且乎其位固不容不知乎其事而良知明覺密察周徧庶務如目周視如耳周聽皆其體之固然非有待於外者雖衆人亦無以異於聖



人然必兢兢業業慎獨而不欺故事無不慊其知知無不盡其用然後爲能通乎遠邇巨細而知之者故致知者天德之學知致而王道達矣道術不明爲吏者徇功利之習以行其巧宦之私謂學爲無益於政爲學者又或以多聞博識滋其意見之惑謂良知不足以盡學東洲繆子特化之遊南雍也予與言良知之學繆子不以爲未足舉進士來知予泰和予與言致知之政繆子不以爲濶遠而非益夫繆子豈好予而遂信其言乎抑自信其良知而無所疑於學也夫道必徵之不爽然後行之益力試與繆子徵之繆子

令吾邑垂二年凡先之而民樂趨被之而民懽戴爲德者非心所自慊者乎自不能慊顧能欺民而強之懽樂者寡矣是故可以知政今從諸司長貳朝正京師以治民者告之君無所愧於詞以告君者聞之友無所怍於色非心所不欺者乎自不能無欺顧能內慊而無愧怍者寡矣是故可以知學知愧知慊根心而生克周不窮是故可以知知謂良知不足以盡學謂學無益於政者自繆子觀之信以爲何如也繆子行丞金子清亦予門人也與邑簿張子某以寮友有相贈處之義來徵予言予曩與繆子常言之今不能



有加也爲致其丁寧之意以復抑繆子所以處二子者宜亦無以易斯矣

題椿萱並茂圖序

丁未

銅仁陳子珊奉其母王孺人寓金陵是歲上春官罷歸其友翰林編脩張子春以書爲容問學於南野子南野子曰夫學孝焉而已矣問孝曰夫孝學焉而已矣敢問何謂曰孩提知愛其親斯長也知敬其兄學之爲大人也德加百姓教刑四海其本則愛敬盡於事親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知孝斯可與言學矣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凡事君不忠蒞

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無勇皆不得爲孝而脩身行道成名以顯親斯爲孝之大者故知學斯可與言孝矣于時珊尊甫碧溪翁罷景陵丞家食以某月某日屆誕辰王孺人之誕則某月某日蓋並躋六袞矣陳子將奉其母歸銅仁並尊甫爲壽問所以悅其親者於南野子南野子曰安子之分順親之志而已矣蓋吾嘗求之聖門得四人焉百里之外爲親負米子路氏之所以爲悅者也祿不薄三釜養必有酒肉徹必請所與子輿氏之所以爲悅者也簞瓢僅足而從師遠征畏匡厄陳而不愠子淵氏之所以爲悅者也老



母躬機織而遊學不返者七年孟軻氏之所以爲悅者也數子者之於養或仕或不仕其於親或離或不離其安分以順志則一而已吾子曷擇而從之陳子俛而思作而對曰命珊矣旣乃持椿萱並茂圖來請曰碩徼惠一言將以爲高堂歡夫孝子知所以悅親故親樂樂故忘憂忘老之將至夫自悅親而達之而仁不可勝用故德成而名立能使其親樂以忘憂忘老之將至故親之德成而名立名立斯傳傳斯永八千歲爲春秋未足云也是之謂椿萱並茂之道陳子復俛而思作而對曰命珊矣遂書以貽之俾歸爲壽

別楊季卿序 戊申

脩德以志爲本而持志莫如謙謙之於人大矣然豈易言哉夫與人相偃後聲折爲禮側足隨行蹢蹢不敢前怡色柔聲語若不出口即有辨詰逡巡而不敢質蓋亦似矣然而其文焉耳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謙之實也然學者未得其本則亦未足以盡謙夫曾子爲其友言之也士之自脩者若曰吾將以能問於不能則旣自以爲能自居其有矣如是而惴惴款款若無若虛無乃爲僞乎蓋君子之志於道也接人應物無不自盡其心故常



慎其獨知而不敢欺也夫心夫婦之愚可以自盡而  
及其至聖人有所不能惟慎其獨知而不敢欺則自  
知其所不盡而常求所以自盡故自視不足而取人  
無厭由他人觀之則以爲已能而好問已而有而若無  
焉耳故自視不足取人無厭自謙之實也慎其獨知  
而不敢欺自謙之本也其志自不能已而其德日進  
無疆矣昔者舜大聖人至孝也子職無不共矣而猶  
自以爲未也故能負罪引慝夔夔祗載以見於瞽瞍  
雖象之傲苟以愛兄之道來輒誠信而喜喜象之可  
以誠動而反已未足以動之也故德必如舜而後爲

能謙然禹猶戒之曰無若丹朱傲嗟乎豈易言哉火  
情各有所蔽而其大者莫如勝心之爲累勝心忘則  
雖一善可稱一言之幾乎道皆足以爲我師樂取諸  
人而常以人不吾與爲憂勝心生則忌賢棄不足而  
常以獨居寡與爲快故凡自用而不能群大率勝心  
持之爾非將日以德惡乎其能進謙也者勝心之藥  
君子之所以有終於也揚子季卿將使江南便道還蜀  
謁子言別因以五日所告共學諸友者爲贈且因季  
卿以告其從父明以之明之亦嘗問予學者也投苑報  
李其將有以復我



贈陳司訓之常熟序 戊申

永豐陳君廷言選授訓導常熟學將行踵予言別且曰官以教爲職給廩將奚用爲教矣嗟予何足以知教然君之意誠不可虛也請誦所聞而賢者裁焉夫教者導士於學使各尚志惇德修其仁讓忠信廉潔之行行成德立布諸庶位以行其道於天下者夫仁行則民相親讓行則民相睦忠信行則民無僞廉潔行則民不貪去貪僞之習興仁讓之風教其本矣教得則師道立而天下治茲豈易言哉夫師之言帥也帥之也者身之也故王豹能以河西善謳綿駒能以齊右善歌身之者也况道得志行非有諸其身而能帥諸人者乎故爲師者愛士有恩休戚胥共可以教仁恭敬擗節先彼後已可以教廉夫人神智交物斯感而動動斯變變斯化聞鍾鼓管籥而幽鬱生權見干戈劍戟而懦夫作氣動也况仁讓忠信廉潔之道言於斯行於斯故聞之莫不信之見之莫不悅之其感動變化奚啻樂律解愠威武起懦然者故知學斯知所以教知脩身斯知所以爲師矣陳君躍然曰綸乃今益知身之爲本請書諸軸日懸之堂壁以代座右之銘



使汴贈言

行人徐子克敬奉使汴藩將行謁南野子而請曰承嗣旦暮侍師聞良知之教心戚戚若有萌焉茲使事南行便歸于蜀期而後返於京去師遠且久誠懼夫暴之時少而寒之日多暢達無幾而摧萎可待也南野子曰子奚懼爲夫暴與寒莫不在子子無自寒焉已矣而又何求焉夫子之良知果待師友而後有耶果有須臾之離頃刻之息微師友則莫能續之而使之不舍晝夜耶抑不與于而能不慮而知造次顛沛終食之頃本不可離而無待於外也子慎其良知而不

欺則視聽言動知也喜怒哀樂知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知也知善知遷知過知改無須臾不慊於其心而其爲暴也有恒雖有寒焉者寡矣子欺其良知而不慎則視聽言動欺也喜怒哀樂欺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欺也善欺而不遷不善欺而不改無須臾慊於其心而其爲寒不可極雖有暴焉者寡矣良知非他人所能與而豈師友能爲子慎而慊之哉昔者堯舜身作君師朝夕與其子居而未能以朱均賢孟子去孔子百餘歲私淑諸人而親炙者或未之及也故師不在近亦不在遠在學者自得而已矣子自京而



汴而蜀而返於言小凡所事所與所使無慮數千百人  
其善不善無慮數千百狀苟見人之善因以知已之  
善而知遷焉見人之不善因以知已之不善而知改  
焉是子一行而得數千百師也縱吾與子接膝而居  
携手而語亦無以踰此矣吾聞天道布氣期而寒暑  
溫涼成焉地道產物期而枝葉花實成焉人道媾精  
期而男女形氣成焉子行矣繼今以自汴自蜀來者  
吾願聞子之得師期而見吾且適觀厥成將其體而  
微不異矣

送李子督學字山東序 已酉

學校所以明倫故建師設教必申之孝弟之義蓋愛  
親敬兄孩提所不慮而知者溫之斯日新敦之斯日  
厚愛敬四達故孩提之知致而明德光天之下仁至  
義盡人倫各詣其極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大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茲政治之本教學之實也六  
經四子爲說雖不一然精一於心以達天德而脩人  
紀其實則不容有二學經者居其實而樂玩其說上  
也循其說以深造其實次也其流爲訓詁詞章實未  
至而說已詳甚者徒以其實爲說或并失其實斯爲  
下矣 國家建學以經術造士督以憲臣因課第其



文而升之以布諸位蓋其養之也將使篤其實以暢於文而其取之也將因其文以考其經之能通而信其實之能脩非徒以訓詁詞章爲也降本流末浸淫趨下然學之堂曰明倫其齋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之類猶不失乎古士出而材諸位者其爲用必綱常倫理道德仁義之實而詞章訓詁無所用之顧其所自養或日非而督之者又揚其波而助之瀾則大悖矣李子汝承以按察僉事督學山東山東孔孟之鄉也六經四子蓋自此而播之四方當孔孟時聖王不作道術分裂以區區布衣尋先聖墜緒設空言以誘來學猶能使弟子遠至通六藝而肖其德者日衆功加當年而澤流後代則身作之教然也今天子統一聖真師無異術憲臣奉 璽書秉政權簡脩進良黜其不率以恢張孔孟未墜之教而幸惠其鄉之士謂宜力半功倍顧所以身之者何如耳李子以文學魁關中舉進士上第其所操端嚴而恭靖其爲主客郎寮友稱其能讓交游稱其能信所賓接夷蠻戎貉朝貢之使畏且懷之其能立愛立敬篤六經四子之實以施於政而非徒善於其說以美其文詞而已者耶蓋孔子之學經也曰學詩可以與學禮可以立學易



可以無大過今鄉之後進必有能履其實而知所養者李子爲之師而督之率之自身而動之以風其能以山東爲古鄒魯無異矣古者邦教典于司徒道德弗一而彞倫弗明風俗弗美而善人弗多則司徒爲曠官乃今掌之禮部而予忝從鍾石公以率屬爲職故於李子之行有厚望焉子部諸賢義重官聯將公之命曰宜有贈也嗟夫督學之職重矣世所稱善於其職者曰明日公曰寬嚴當可故文優者拔而業墮者警果若是不亦善乎然吾黨所以厚望李子者如是而已乎抑予豈徒厚望於李子而已乎

贈葛子序

巳酉

初葛子子才往令儀封過予言別問所以爲政予曰政不可以徒成也其學哉夫道體事而無不在君子敬事而無不學是故政貴威威生於庶學庶而民罔不畏矣貴惠惠生於恕學于恕而民罔不懷矣貴達達生於斷學斷而上下罔不任矣葛子曰之竒奉以周旋罔敢失墜雖然學則博矣廣矣顧聞所以守約予曰學不可以徒約也其致知哉夫事能慊其獨知而各極其至之謂道事不欺其獨知而必至於極之謂學是故知外慕之欲而空至之斯良知清淨淡泊無或



汨焉斯庶矣知作惡之過迴而節之斯良知寬裕溫柔  
無或賊焉斯恕矣知利室口毀譽不足動而立命以俟  
之斯良知發強剛毅無試以撓焉斯斷矣葛子曰之竒  
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惟生元生時其可語而特教之無  
我遐棄也既而數月則聞儀封有牧馬之議有治河  
之議有賦稅徭役荒政雷平政教化禮制讀法鄉約諸  
議上官咸躓之曰州縣官正百不啻然卓識如儀封  
者何鮮也咸報以溫詞而責其實効又數月則聞儀  
封馬政有條河功有成上僕丞若河道御史中丞咸  
嘉之曰州縣官正百不啻然言不踰行事不違言如

儀封者何鮮也咸獎以羊酒綵幣令校官弟子導送  
用樂於是撫按藩臬亦知葛令不徒侈於其言而占  
其能慎終如始儀封士民亦皆懽然謂葛侯能父母  
我百十年所未見恨其來暮而懼其遷擢之速或告  
予曰葛子乃使人畏且懷而任之若此也哉他日葛  
子以書詣某某敬奉教言幸不獲戾大懼聲聞之  
過情也而某又不聞其無乃以為不率而遽棄之  
嗟葛子誠所明志士非耶雖然子無求言於人求行  
之於身而口大無憂名浮求實之可繼而已矣今夫  
有告我以某必吾師也朝聞而朝遷之有告我以



過非必吾友也夕聞而夕改之斯諛佞不至而規箴  
日來茲其所言也不徒以辭求之於身求之也已有  
稱我者曰非義雖千駟弗視非道雖一介弗取則曰  
伊尹何人也早夜以思去其不如伊尹者成其如伊  
尹者有稱我者曰民飢猶已飢之民溺猶已溺之則  
曰禹稷何人也早夜以思去其不如禹稷者成其如  
禹稷者故志以名厲行以志篤茲其於名也無徃非  
實也已邑庠王生在予同年中川司馬之子也述士  
民之情謁予文以賀葛子則書其所欲言者復之蓋  
孔子之論政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人未有不忠而  
能無倦者曩予告子曰慎其獨知而不欺忠之道也  
子無棄斯語也則知予未嘗敢棄子也

贈青厓胡子督學江西序 巳酉

聖人之學不喪其本心而已心之良知性也性不可  
湏臾離可離非性而奚喪乎目之喪明也膜翳之刮  
之淨而明復矣翳有生滅明非得喪良知亦若此耳  
然翳之與明猶二也而刮膜者有待於外心無二者  
也虛靈變化一以貫之故惻隱恭敬羞惡是非流動  
而不可息惟慎弗慎異焉耳弗慎而有所著斯或過  
或不及而姑息隱忍卑諂畏忌忿戾猜疑叅和雜出



矣覺而慎之動而無著斯精純而不雜猶水之流也  
汨之而渾澄之而清此豈有二而有待於外乎哉大  
學曰致知在格物良知虛靈感動而萬變出故萬物  
皆備於我物非外也是非善惡自然之明昭不可欺  
故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則非外也審是而行慮善以  
動似是必辨而不善必改順民彛循物則以極其虛  
靈之變而自慊乎其獨知格致非外也明明德於天  
下者致良知虛靈之用於天下而萬物各得其理有  
外也歟哉世之學者頗疑良知爲不足而求之外有  
知其無外而不假他求者又哉未有必爲聖人之志  
以必明明德於天下約心故未嘗實致其知於感應  
酬酢之間以改惡而從善審非而於是踐履未至論  
說已詳故不能深造嘗得而疑也滋甚傳稱君子約  
言約言者檢約其言先行而後從之求諸已者也夫  
誠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能反求諸已孳孳反求而  
後能不自欺不欺而後能知周萬物行著習察以不  
喪其本心茲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志可不慎歟青  
厓胡子仲望督學江西夫學之不明督之者或非其  
道爾胡子蓋有道矣胡子欲明其明德於天下者也  
而行稱其志文稱其行其督人于學將必有出於法



制禁令之外者夫帥之以希聖之志道之以及已之行開之以先行之言守之以訥出之以時敷之以寬裕成之以忠信而勸相以拔擢黜辱之法吾知士之必有造矣胡子行哉朞月三年之間士之篤志慎行者比肩于鄉接踵于朝人皆稱之曰此胡先生弟子也將四方聞風者興而善人不愈多乎

送王新甫督學廣西序

庚戌

王子新甫督學廣西士大夫喜新甫得英才而教育之且爲南野子喜曰子嘗患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新甫學于子今以其學及遐方矣新甫顧悵爲憂師

友日遠猶懼未知所教也南野子曰官以督學名故知學斯知所以教心爲嚴師焉往而不得師是故可以爲師矣夫學所以致道道非外也心無私累而明達無碍變化無方是謂道心道心惟微不動於欲之謂也欲動斯危人自危耳故曰人心惟危夫危微之幾猶水湧爲波波澄爲水動不動之間耳新甫旣知精一其心可與共學而適道勉勉不已其進於立與權也孰禦其立人達人亦取諸已而已矣人之言曰立未易言權尤未易言然非立與權之未易也欲未易忘耳欲之大端曰名曰利其變無窮細入於杪忽



人莫不知其爲心之病而未有不爲其所病者試語  
人曰利足好乎必奮然以爲不足好矣名可好乎必  
確然以爲不可好矣則其心之明然也苟反而自察  
其微果能以名與利爲不足好而確然弗之好乎或  
弗能矣豈惟弗能蓋有陰蔽默奪弗自知其弗能而  
願以爲未嘗有好焉者矣夫自知自欺相出入者也  
然則士志於道者雖未必恣意爲僞然志或未切察  
或未精潛流密陷或入於自欺而罔覺固亦有未免  
焉者歟孔子稱其過而內自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自欺者也故曰復以自知恒以



